高郵日報
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戊戌年十月初六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　勇

文游台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那些年,这些年

□ 黄士民

那些年
净土寺塔在翠绿的松林中耸立
古文游台在清澈的溪流边伫立
镇国寺塔在河心小岛展姿
盂城驿在小巷深处静驻

那些年
中山路的梧桐是漂亮的街景
养丰闸的两岸有惹眼的杨柳
人民剧场舞台传来的戏曲很迷人
高邮饭店厅堂飘出的菜香很诱人

那些年
大运河上的船队南来北往
大车站里的客车四面八方
自行车是最流行的交通工具
“半导体”是很时尚的家用电器

那些年
焦家巷的面条香喷喷
四德泉的池水暖融融
妈妈做的鞋底真的舒坦
爸爸扎的花灯着实好看

那些年
“老虎灶”的热气在冬天的阳光下弥漫
铁匠铺的敲打在抢眼的火苗中回荡
通湖路边三轮车夫闲聊候客
府前街上绿色油筒还挺养眼

那些年
华达呢的中山装很风靡
大尺寸的喇叭裤也时髦
罐装液化气燃起生活新风向
“正广和”汽水喝出幸福滋味

那些年
北海大酒店的周末小宴美味地道
商品一条街的店招满目琳琅
结婚前去一趟大都市成为习俗
“大波浪”是美发最时髦的模样

那些年
看一场电影算是文化大餐
出一次远门能称游历四方
写一封书信传递思念情怀
拍一张彩照享受艺术美丽

这些年
世贸街区的华灯映照天际
盂城东市的业态汇集繁华
高铁的桥梁连贯古城根系
市河的浪花沟通运河脉搏

这些年
清水潭的春天春光宜人
芦苇荡的秋日秋色赏心
特色小镇说盂城风情
湖上花海讲秦邮故事

这些年
秋款的羽绒服很飘逸
有风格的铅笔裤显个性
“平板”在握指尖百度全世界
全新的路网快速融入宁镇扬

这些年
数码相片美轮美奂
淘宝购物随心随意
肯德基成为常挂在嘴边的美食
“街兔”单车是无处不在的代步工具

这些年
火锅吃出了个性花样
“顺丰”让时尚在家中就应了模样
巴厘岛成蜜月新天堂
“艾文烫”把自信写在了头上

这些年
抗战一役纪念馆飞扬红色基因
集邮家博物馆传送绿色文明
博物馆再现古城厚重
规划馆描绘邮城秀美

这些年
抖音让青春的翅膀姿意飞扬
微信飘扬过海越时空隧道
电商把世界的距离划上了等号
私家车丰富了日子的寻常

这些年
瓮城勾画历史的天空
当铺延续昨天的传说
文体中心回响聚文化人旋律
高邮湖畔谱写好事成双乐章

那些年的努力
让向往在追赶中开花结果
这些年的拼搏
让梦想在复兴中越来越近

过高邮

□ 周成忠

阔别十年
这里,犹如赶赴了一场
春风化雨的盛宴
高速出口
麻鸭的造型很精致
好像要让那几枚双黄蛋
油上流油
清风拂动了,水部楼
沿岸的柳影
葱笼深处,却是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雕栏草树
邮湖之上,鸥鹏起落
斜阳仍在浪尖上泛金
河堤与湖岸之间
盈满绿意,缓舒芳华
汽笛响远,机驳船
逶迤成一条河流的风景

从里下河到秦邮驿
长风掸不掉
两千五百年的烟尘
大淖涛声、训诂古韵
文游雅集、山抹微云
岁月,在喧嚣之外
写满了只有属于高邮的
风流

高邮!我与你
阔别十年
犹如一场隔夜的宿醉

写在高邮芦苇湿地

□ 张庆

1
如今的艄公
没有竹篙也能撑起蓝天
哗哗声替代了轰鸣
湖面在宁静中被推得更远

有了与浪花的激吻
游艇才充满快意
穿行于芦苇荡,如履平地
寻觅走出迷宫的捷径

2
都说芦花白,白得像云
没有插翅也做出飘飞的样子
胸襟随之敞开
灌入更多秋风的缠绵

款摆腰肢是出于呼应
清凉如水的眷顾
等到满目萧瑟,落点纷纷栖息
回眸便有了最深的期许

3
颀长的竹竿筑起围栏
无法阻止生命之水的浸润
鱼虾依傍着湖面,几多清澈如许
麻鸭也模仿天鹅飞翔的姿势

水草丰美不仅停留于想象
更撒布于每一道涟漪
随着蚌体展露,还珠愿望的莅临
晨曦夕照才有了绚丽的资本

4
唯有登高能够扩展视野
指点阡陌边际,浩渺之感油然而生
故事编得似乎天衣无缝
却恍然大悟,原来确有白驹过隙

收紧湖面的皱褶,天光尽可抛洒
折射着沧海桑田的奥义
湖岸边,那一座竹亭依稀可见
站立的可是钓叟的身影

戴营长

□ 陈飞

在我短暂的军旅历程中,和老戴相处的时间最长,他当三营营长,我是三营文书。从我的寝室到他宿舍仅有十步,中间隔着营部。

离开家乡前往南京,我踏入军营的第一站是一营,紧挨着兄弟三营。戴营长的威名,我有所耳闻,因为在新兵连的竞赛比武中,由他率领的三营的气势似乎更足一些。后来,有几次在营院里偶遇,他一米八几的大块头,国字脸,眉宇之间透着英气,让人敬而远之。

由新兵连转入学兵队没多久,我被抽调前去参加空军后勤部组织的实战演习。任务结束归队时,恰逢团部分兵奔赴全国各大场站,我和其他三位参演战友作为“火种”,被安排留团带兵。一天,训练间隙,孙排长透露一个消息:我们四人当中将有两人要调往三营,就等着团里开会决定了。说句心里话,我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军事素质并不十分突出的我,可不想被收入严苛的戴营长麾下。

人生如戏,你怕什么,它却非要拧着来什么。最后,我还是被抽去三营,成了老戴手下的兵。周一上午,团里例会研究决定后,一营营长和教导员回营就集合队伍,宣布了此事,并命令我们立即收拾行李、打好背包去三营报到。中午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三营的食堂用餐了。

刚进三营,每天照例是学习、训练和劳动,和戴营长没有太多的接触。有一天,教导员找我谈心,老兵即将退伍,营部缺个文书,征求我个人意见——愿不愿意接棒。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老戴是扬州人,和我算是老乡,为了回避,他并没有推荐我当文书,是教导员主动提的。

自从当了文书以后,我每天几乎是两点一线,来回于营部和团部之间。即使是休息时间,我也要值班看守电话,因为团里的领导经常“电话查岗”。就这样,整天沉浸在琐碎的事务当中。到了年底,营里研究上报“优秀士兵”人选,我却意外落榜了。当时,我还是有些失落的。老戴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解释说团里分配的名额有限,三营班子决定把“优秀士兵”的荣誉留给基层连队带新兵的班长,让我来年再争取。

别看戴营长长得五大三粗的,他也是一个细心的汉子。有一次,我请假外出。他就问我到光华门干什么。我没有隐瞒,告诉他自己想参加某个青年文学大赛,《解放军报》也是主办方之一,需要汇款八十元。老戴当即质疑,比赛就比赛,还要什么钱?他提醒我,不要上当受骗。我当时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但由他这么一点拨,想想也是。毕竟,那时义务兵的津贴一个月才六十块。为了弄清事实,我给《解放军报》社写了封信询问此事。没过多久,我收到了时任《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曾凡华大校的回信,声明《解放军报》从未主办过任何形式的青年文学大赛。

戴营长吃东西着实有些挑剔,还是一个“刀子嘴”。有时候,他加班过了饭点,就抓我的差,去做个蛋炒饭或煮个方便面,外加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我第一次给他做蛋炒饭,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很惊讶,问我怎么看不见鸡蛋。我得意地告诉他,鸡蛋全部裹在饭粒上了!他用批评的语气对我说,正宗的扬州蛋炒饭应该看到清炒的鸡蛋。他见我默不作声,一下子意识到话不该那么讲,突然话锋一转,和我聊起了他最爱吃的“妈妈菜”。或许是太饿了,他很快将一碗饭扒完,并且直夸我饭炒得松软,色香俱佳。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义务兵服役期将满,面临去和留的问题。我想留下来,戴营长和三营的其他领导也希望我能留下来。因为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我们已经相当默契了。当得知当年转士官的名额相当紧张的时候,老戴为我的事,还专门找团长作了汇报。最终,副团长亲自去南空后勤部申请也没争取下来。我还是要由衷地感谢老戴,毕竟他尽力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我和老戴都没想到会散得那么快。退伍前,老戴送了我一双新款运动鞋。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部队,文书岗位‘困人’,这一年多来,你也没有机会好好锻炼身体,回去以后一定要少坐多动。这双鞋留个纪念吧!”

我离开南京的那一天,老戴早早地给嫂子打了电话,特意一起赶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为我送行。登车与他告别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老戴头也不回地向车站外走去。

听同龄兵讲,我退伍之后两年左右,戴营长也退出了现役,转业到了地方公安局工作。十九年过去了,我现在已是老戴当时的年纪,将近不惑。而再过两年,他应该就要退休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也没有机会再见面。

相见不如怀念,这种感觉或许就是最好的。我相信,这些年,“无欲则刚”的戴营长也一定过得比较幸福。

安瑞井的纯真

□ 朱玲

打开我的衣橱,少有其它颜色的衬衣,一溜排全是白衬衫。宽松的、修身的,全棉的、真丝的,长袖的、短袖的,足有二十来件。我喜欢白衬衫,一件再简单不过的白衬衣,却让人一眼窥见女人骨子里的妩媚性感。

小时候,每逢“六一”儿童节,老师都要求我们穿上白衬衫、蓝裤子,脚上白球鞋,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人显得那么清丽,那是我们节日的盛装。从那时起,我就喜欢穿白衬衫。

我那时穿的白衬衫都是母亲做的。母亲买回来布,裁好,然后拖出那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踩起来。那“哒、哒”声,在我听来,胜似任何花开的声音。缝好后,再在前襟或袖口绣上荷花、熊猫什么的作点缀。有时也买来蕾丝花边来来回回地镶嵌在领边,或用条纹布缝个口袋。母亲把我的白衬衫当作画布,在上面玩尽了花样,引得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来效仿,邻家女人说:“这叫‘妈妈’牌衬衫。”

我一直穿着“妈妈”牌衬衫,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家商场与她不期而遇。她就那样静静地挂在那儿,如一位知性女性,洗尽铅华,素面朝天,如歌在吟,如诗而行。一阵风吹来,衬衫鼓了起来,似一只振翅欲飞的鸽子。我翻看吊牌,“安瑞井”,价格138元。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多元,我没有试穿,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带着她回了家。我认定,她是我的,她就是在这里等我来相遇的。

回家后,我穿上她,下配一条长及脚背的黑色裙裤,足登时下流行的麻质松糕鞋,将乌黑的长发编成两根麻花辫,垂在胸前,站在镜子前的我,真是美死了。走在街上,我成了人们眼中的“娇点”。

我就是穿着这件衬衫与他第一次约会。那天,我将衬衣束在棉布长裙里,高高挽起袖子。他后来说,我当时的那份纤尘不染的脱俗和俏皮令他刻骨铭心。

从此,我认准了安瑞井,我只穿安瑞井的白衬衫。因为我长大了,不能再穿“妈妈”牌衬衫,那是小女孩玩的伎俩。

安瑞井不仅成就了我的爱情,还支持了我的工作。有一次,星期天,我在家练毛笔字,忽然有人敲门,来人是一个企业的老板,拎着两瓶酒。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帮忙办一起财产抵押登记手续,他急等钱用。但是少一张设备发票,让我通融一下,我严词拒绝了,让他把东西带走,他不肯。牵扯中,打翻了桌上的墨水瓶,墨汁洒在了我的衣衫上,那天我正好穿的是安瑞井。乘着我拉看衣衫时,他扔下东西跑了。白衬衫最不禁染,我用洗衣液怎么也洗不掉。老公回来说,别洗了,留着做纪念吧。你若收了别人的财物,不就像这件衬衫一样,不再纯了。打听到那人的地址,我和老公晚上把东西送还给他,并严肃地讲明利害关系。那人也低头承认了错误。

那件白衬衫如今还挂在我的衣橱里,每天早上拉开衣橱换衣服时,我都会看到她,提醒着我做一个表里如一的纯真的人。

信任

□ 陈惠萍

婆婆和妈妈真的不同,我此刻深有感触。

婆婆帮着照顾男生眨眼间就大半年了,因着每个周末我与她之间的独处,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般时候,我不会先挑起话茬,都是她见着了我的做事,会讪笑着走至我身边,告诉我该怎样怎样做更好。开始,我会很不舒服,但只会在心里,从没在她面前表现,跟着她的提醒,哼哼哈哈过去拉倒。因为我深知,婆婆不是妈。

时间久了,许多时候,同样的事情我不会因她而改变。或许是婆婆有所察觉,后来的大多时候,我在厨房忙活时,她会拿起她的已织了几年的毛衣织起来。偶尔愤懑地大声告诉我,她老家隔壁的侄媳妇巧子的好吃懒做。那时,我会很捧场地回头望她一下,心里很是郁闷:巧子丈夫对巧子也没意见,你烦什么神,生啥气?

相安无事的日子感觉很是和谐。那日,我带她逛超市,她指着一罐奶粉问我多少钱,我说:你喝吗?给你买回去。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一边说:不要,我喝我自己会买的,我有钱呢!听她这一说,我忙将这罐奶粉从货架上取下,看它的成分和保质期。见我这样,她急急地说:真的不要买,家中还有呢,我就问问的。说着将我手中的奶粉罐放回原处。我也没再坚持,在超市转了一会就与她回家了。

路上,突然想起我上次自己买的一袋奶粉,就喝了一次,于是对她说:我喝的奶粉还有不少,常记不得喝,等会到家拿给你喝吧。这回她没像过去那般忙着接话。我也没在意,想着怕是她没听着。

到家后,我像个孩子那样把奶粉拿到她面前,讨好道:还是进口的,味道不错哦。没想,就分把钟,她一边翻看袋口,一边问我,这奶粉怕是过期了吧?

脑子顿时就“嗡”了起来,一时间,我不知该说什么,忙走进卫生间……

想起了我妈,想起上次回家,我妈轻微感冒。晚饭时,无意中发现包里有“快克”,就翻出来,取出两粒放到妈妈手中,妈妈高兴地就着菜汤吃下,还说这药肯定灵,明早再吃两粒肯定就差不多好了。只是在吃好晚饭后,我随手又拿起“快克”瞧了瞧,才知这药已过期两个月了。忙电话咨询,说估计没什么问题方才把心放下。再看一旁的我妈,泰然自若,笑着嘀咕:看你,会有什么问题啊?

此时,当我走出卫生间,强迫自己仍与平日一样,告诉婆婆,这奶粉还有半年多才过期,让她放心。只是我明白,我与她永远是婆媳,距离信任还有一截,想必“这一截”也怕是无法跨越了。